

语义研究的功能分析策略（一）*

黄东晶

（黑龙江大学，哈尔滨 150080）

提 要：本文打算从四个方面认识和分析当代语言学研究中的“新功能主义”问题：功能的“目的性用途”、结构功能与语义功能、“功能”的整合以及功能的“标记性”，并将对“新功能主义”的特性加以讨论，对俄罗斯“新功能主义”与西方“系统功能主义”进行一定的对比分析。

关键词：新功能主义；目的性用途；标记性；系统功能主义；认知—功能句法

中图分类号：H353.1

文献标识码：A

0 引言

句法本身是一套抽象的结构规则，要对情景模型、事实框架、命题图式等句法语义现象以及这些规则的来源和属性做出透彻的认识和理解，很难游离于功能语言学及语言的一系列功能规则和方法论之外。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打算主要结合俄罗斯语言学家B. Г. Гак的“新功能主义”语言研究方法论及其理论研究内容，察看俄罗斯功能句法理论（目标）方法如何体现在具体的语言分析上。并且立足共时分析，把他的研究跟西方相关学者的研究结合起来作讨论、适当联系汉语语料和观点对其研究作透视和横向分析，力求在一些契合点上发掘它对汉语功能句法、语义研究等方面的参考价值。

1 语言“功能”的一般理解

语言研究对“功能”有多种理解，最为本质化的“功能”用来表示不同层面纵向上的对应关系，如语义跟句法间的功能关系。传统上“功能”一般用来指语言单位在其语言结构系统中所起的作用，这就是结构功能。由于语言本身的复杂性，文献中的“功能”有20多种意义，基本意思有“职能”、“功用”、“用途”、“使用”、“作用”、“意义”、“目的”等。（参见胡壮麟 1996，戴浩一 1990）基于对“功能”的不同理解¹，在功能主义语言学中产生了不同的流派、思想体系。俄罗斯语言学中的功能语言模式注重描述语言事实，观察语言是如何使用的，在理论方法上注重研究话语，突出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语言形式表现的意义关系。B. Г. Гак(1974a: 9)指出：“功能语法系统地研究每一个形式的功能，指出其语义的跟非语义的特点。它描述形式怎样由一种功能转化成别的功能，分析词汇和语法的相关性，研究结构形式在语句中的语义特性。”由于语言中的词在不同层次、不同组配环境、不同结构切分中都有不同的功能，况且“语句中词的客观所指、意义内涵和信息负荷总在变化”（华劭1991），这些都增加了功能研究的难度，因而B. Г. Гак等俄罗斯功能语言学家对功能语言学的研究采取的是一种多元化和客观、务实的态度。例如，俄语中同样的结构关系表达不同语义功能关系的：*ехать ранним утром*(一大早动身:时间)—*ехать ранним поездом*(坐早

车:工具/方式)—ехать морем(走海路:路径); прут сгибается(树枝会压弯:性能)—спина его согнулась(他背驼了:结果状态);надеть рубашку на шелку(穿丝绸做的衬衣:材质)—надеть рубашку на улице(在外面把衬衣穿上:地点);притий в университет (来到学校:空间)—притий в субботу (星期六来:时间)—притий в ярость (勃然大怒:状态);ходить во дворе (在院子里散步:方位)—ходить в начальниках (在做官:属性/特征)。汉语中也如此,如同样的动宾结构表达各不相同的语义功能:唱花脸(范围/内容)、邮特快/吃火锅(方式)、穿胡同/跑堂/吃馆子(处所)、坐月子/熬夜/(时间)、逃荒/签到/哭穷(原因)、做土豆/打毛线(材料)、盖马葫芦/写钢笔(工具)、切肉丝/卖好价/写作业(结果)、搬椅子/烧信(受事)、看电影/听唱片(对事)、求学/跑官/保安(目的)等。同样的一个词又可以出现在不同的功能条件当中,如俄语的постричься в монахи(削发为僧/出家修行), жить монахом(过禁欲生活)中同一个词монах(和尚)分别有不同的语义功能——目的—终位、方式。同样的姚明、乔丹,是把前者说成“乔丹第二”,还是把后者说成“姚明第二”,谈论天候跟政府的关系时说“高温‘烤’问着政府的执政能力”,这都是很现实的语言功能、语言理解和语言运用的问题。对这些功能现象的理解都必然涉及语言层次、情景—意义范畴化、交际结构分析、交际—语用等问题,需要考虑多元的语义分析方法。

2 俄罗斯语言学中的“新功能主义”论

功能语言学自产生以来,一直处于概念纷呈、术语频迭、理论厘定难以把握的状态²,这对于一门理论学科的发展本身来讲并无可厚非,但不能不看到,在与其相关的语言材料难于驾驭、理论观点难于统一的背后,研究的理论宗旨、目标和方法论原则乃至语言事实的取舍等都是制约因素。而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我们所要谈论的以В. Г. Гак为代表的俄罗斯“新功能主义”(neofunctionalians/ неофункциональная теория)很有其可取的地方。它的理论内涵和理论倾向很清晰,那就是“在语言的交际平台上把思想、意图传递出去时采用的各种工具、手段、机制所发挥的效用,以及执行交际任务时它们表现出来的语言特征和语言适应性。”(В. Г. Гак 1984, 1995, 1998)不难看出,该观念有较强的理论包容性和明确的理论线索,一方面不乏可操作性和可操作空间,另一方面可以避免一些不必要而似又颇有由来的理论纠缠。例如,汉语句子“蒙着眼不停地追求那黑色的幸福”一般情形下是没法理解的,可对于一个感情上经受打击而又不愿放弃的人来讲,这一句子却恰恰表达了他的心声,准确地执行了他所要的“功能”。还有句子“这礼物是我厚着脸皮收下的”、“北大才子(陆步轩)在长安街厚着脸皮卖肉”及其相关的“《屠夫看世界》”(书名)中的凸显部分在语义组配上本有些异样,可基于功能方面的语言适应性(如后一句子中针对他北大才子的特殊身份来讲),这一“异样”不解自除。因而这种“新功能主义”归纳起来就是一种态度、一种方法、一种目的性、一种适应性,甚至是一种交际类型、交际配置、一种文化设定、一种语言层次,离我们很近,它用一种简约的方式对有些繁冗的“功能”体系作了合理的理论沉淀。在语言理论已扩延到“话语语法”(discourse grammar)、“网络语法”(network grammar)等“人本语言学”(egocentral linguistics)的今天,В. Г. Гак等学者的理论主张无疑有它的现实意义。而且从其具体研究可以看出,这种功能主义方法的实质就是语言上的节约化和表达效果上的形象性、面相性(selective aspect)或透视域化(perspectives),跟当代语言学思潮及发展走势相吻合。可以说,该理论方法既是对经典的“从语义到表现形式”等“功能”表述(相关论述可参见杜桂枝2000a: 65-70, 2000b: 122-125, 王铭玉2001: 42-53)的一种解释,更是对这种功能思想一种新的审视、推动。

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具体认识、分析当代俄罗斯语言学中的这一“新功能主义”理论问题。

2.1 功能的“目的性用途”

在В.Г.Гак(1995,1998)看来,功能是对对象物某一成分的目的性用途(целевое назначение

определенного элемента объекта), 这种看法非常重视语言符号跟外部世界和语言主体的关系, 看重从语言符号跟外部世界的关系中寻找功能的依据, 这与 Ch. Morris 对符号行为、符号的用途的关注有共同之处, 而且跟R.Jakobson(1971)提出的“语言的结构性能要根据它在各种交际过程中所执行的具体功能来得到说明”的看法接近。В. Г. Гак的该认识在其把情景视为语句指称的句子“情景”观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Н. Д. Арутюнова 1976: 6-9对此作过充分肯定) 他对“功能”的这一理解在他区分的八种功能概念的对立 (оппозиции функциональных понятий) 中看得更具体、清楚。它们是: 1) 习用的功能概念vs一般的功能概念 (以下对立中“功能概念”字样省略, 以免重复); 2) 实际 (言语) 的vs语言 (系统) 的; 3) 解义的vs表义的; 4) 数量—频率的vs结构的; 5) 形式—语法的vs词汇—语义的; 6) 语义的vs形式—结构的; 7) 句法的vs形态或词汇的; 8) 位置—角色的vs语义的。这些功能对立关系根据作为分析对象的语言层次的变化可以有不同的解读。如俄语中当年用челнок ([织布]梭子) 形象地称谓中俄边界上的“倒包者”, 这是词汇层次上对“解义的vs表义的”功能对立关系的实际运用。俄语界著名学者张家骅曾指出, 俄语动词проломить 的动名词пролом 可以有三个不同的意义: 行为本身 (пролом стены: 打透墙); 行为结果 (пролом стены: 穿透墙后的洞孔); 状态 (пролом в стене: 墙上的一个穿孔)。这是在“形式—语法的vs词汇—语义的”、“句法的vs形态或词汇的”功能层次上的一种解读。由动词пробить (穿透、打透) 派生的动名词пробивка, пробивание 也大致如此。又如, 俄语中一些非言语动词在特定情况下可获得言语动词语义功能: Полно, любезный, ты уж на него слишком нападаешь.—возразил Бондареньский..., —Ты очень ошибаешься насчёт нашего амфитриона...он вовсе не так глуп, как думаешь. 另外, В. Г. Гак 的功能理解可以对语词向词组的扩展、句子向短语的压缩等语言方式做出理论解释, 一定程度上都反映着心智内在的表征结构 (representations) 的具体内容及其成分之间的组构方式, 而且都面向交际——对语言来讲, 功能分析最终要与交际联系起来, 因为只有交际中语言才能存在、发展。像汉语经典句子“王冕七岁死了父亲。”语法上有不同的解释, 较成熟、也是较新的看法是认为主语与动词谓语并没有语义关系, 倒是跟宾语有稳定的“领属”语义关系。(徐杰 1999: 18) 因而可以从类似于В. Г. Гак 的功能观上把“父亲”看成“死”的后置主语 (postverbal subject), 这一功能理解和处理包含了较多语义因素。汉语中的“国将不国”、“先礼后兵”在言语中临时性地“名词动用”。“很政治、很阳光、很私人 (的问题)、(打扮得) 很公主、很海鲜 (的晚餐)、很官僚、很青春、很神话、很卡通、很出息、很农民、很经济、(这个乐队) 很金属、很功夫、很受伤、很男人、很天使³”; “真业余、真环保、真八卦、真辣妹、真浪费、(他眼光) 真商业、(穿得) 真夏天、真三八、真挑战、真出息、(脾气) 真小孩、(脸蛋) 真娃娃、真小儿科、真狗崽”; “不名誉、不卫生、不淑女、不专业、不天才、不绅士、不理想、(表演) 不生活、(思想) 不政治、不逻辑、不精品、不道德、不文化、不西方、不原则”等临时性的“名词形容词化”用法都包含了语言的“目的性用途”的功能特征。“为……事情开脱”和“为……事情开释”可以对等使用, 是因为“开脱”与“开释”在人的心智内在中取得了相同的表征结构。“抓了乌龟跑了鳖”与“打发了孙悟空来个猴”、“中国队大胜日本队”与“中国队大败日本队”、“鱼目混珠”与“浑水摸鱼”、“破釜沉舟”与“背水一战”、“搭错车”与“跟错 (了) 人”, 乃至“东道主”与“地主国”、“巧克力女子”与“蛋白质女孩”的分别大致等同也都如此。而且基于“功能”的“目的性用途”解释, 语言中的省略也可获得功能上的理解。如汉语句子“妈, 别换台, 我老爸喜欢看‘深深濛濛’ (《情深深雨濛濛》)。”(幽默效果) 基于“功能”, 一些典型句子还可以慢慢被模式化: 车祸猛于虎、技压群雄、谁动了我的月饼 (名牌月饼的优势被别人动摇时的发问)、让灵感来得更猛烈些吧、美国总统大选中媒体成了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汉语里完全可以用表行为结果、方式等的词语来形象地表示行为的对象: 给我来两斤开锅烂 (指开锅就能煮烂的油豆角), 他要了一碗满口钻 (指用玉米面捏煮成的玉米粑/玉米团), 孩子刚吃完两个驴打滚, 买些爆竹来过年, 她抛不下自己的牵手 (指老伴、爱人)。也正因有“目的性用途”,

汉语中诸如“剩女、写手、草根经济、短板、(环保)零浪费、婚活族、话包子、跳楼价、超雷人、最拉风、阶梯价、养丁派、丁克族、暖寿/暖秀、反一号、网虫、酷吧、闪客、(第一次)触电、很Q、SOS专机、SOHO一族、NEET族、鸵鸟政策、克隆版、爆棚、护男、粉丝、走穴、跑秀/走秀/做秀、过山风(股票)指数、眼球经济、头脑风暴”,甚至G20, G4, “金砖四国”(BRICs)这样的词层出不穷。

2.2 结构功能与语义功能

句法语义中,功能意义也常对立干语义意义。这种对功能的理解在有关句子成分的传统理论中多有反映。而“新功能主义”观倾向于另一种看法:功能意义与语义意义间不是对立关系,语言单位的意义本身就可以理解为是它的功能,这一理解其实跟功能反映语言成分的任何用途不无关联。功能既可以是语义的——当该语言符号用来表示事物、联系、客观现实的关系时,也可以是非语义的——当语言成分只执行结构功能时,这就是R. Fawcett的“作为意义系统的组成部分的功能和作为语法结构成分的功能”。(黄国文1995: 42)例如,俄语中 *запрягать коня* (把马套在车上)中的 *коня* (马)既有结构功能,又有语义功能。而 *сделать коня* (给马备鞍)中 *коня* (马)并不直接接受主体的行为,它的功能主要表现在结构方面。又如, *Змея извила хвост кольцом* (蛇盘起尾巴) — *Старик извил всю пеньку на верёвку*. (老人把全部麻搓成绳)中,左句的 *кольцом* (圈、环)主要在于语义功能,而右句中的 *верёвку* (绳子)主要在于结构功能。*Мы вооружились терпением* (我们准备好了耐心。)中的 *терпением* (耐心)如果说它是主体,那只能是在结构功能上,因从语义上 *терпение* 显然不能发出 *вооружить* (武装)这一行为。*Я махнул в актёры* (我去当了演员), *Она стремится в инженеры* (她一心要当工程师), *Он насоветовал всяких группостей*. (他出了一堆馊主意)中的斜体部分都同时有结构和语义功能。俄语动词 *идти* (走)构成的句子: *Ей очень идет красный цвет* (她穿红颜色衣服很好看), *Он хорошо идет по всем предметам* (他各科都考得不错), *Сон не идет* (没瞌睡/睡不着) (试对比汉语的“瞌睡还没来”), *Кожа идет на ботинки* (皮革用于制鞋), *Картошка плохо идет*. (土豆长势不好)中,斜体词部分表示的补语或其他次要成分在揭示该词的语义中发挥着必须的结构功能,它帮助这些动词的主体获得了原本所没有的“移动(能力)”这一语义成分。汉语“离合词”如“写(完)信,吃(饱)饭、睡(着)觉、喝(醉)酒”、“动量词”如“吃(回)苦、冲(个)澡、洗(把)脸、吃(口)饭、喝(杯)水、睡(个)懒觉”等必同时具备结构上的“可插入小品词”、语义上含“行为特性”这两种功能,排除了生成“刷了颗牙、刷了口牙”类语义不当的小句的可能。汉语中的所谓“‘主谓’谓语句”或“双主语句”,如“他身子骨硬朗、小伙子心眼好”、“宾语施事句”(这里的“施事”并不是严格意义上讲的——笔者),如“桌子断了一条腿,老王掉了颗牙”,在语义上分别一定有“大、小主语间的整体一部分关系”、“主语、宾语间的整体一部分关系”这一语义功能。在俄语中也不乏类似于“双主语句”的(“双主体”)现象,它还反映情景主体和当事主体间的“领属关系”: *У меня голова болит* (我头疼), *Мне ногам холодно* (我[感到]脚冷), *У бабушки внук уже ходит в школу* (祖母孙子都上学了), *У ребят наловлено рыб*. (伙伴们抓了不少鱼)另外,词语转喻用法时,俄汉语也表现出这样的类同性。(析略)汉语中的一些句子如“大事小情共同关注,媒体视线各有不同”、“攒钱好比针挑土,花钱有同水冲沙”、“举案齐眉,相濡以沫”、“明月为证,白石为凭”等,整体上的意义效果跟分句(小句)间的相互映衬、呼应的结构功能密不可分,换言之,这里的小句的功能主要在于结构方面。这种结构功能在小句内部也常见,如“一口好牙两面针”(广告语)、“一个好汉三个帮”。有时结构上的这种映照伴随承前性,而不是对等性:新版500元台币防伪出新招:紫墨色换深咖啡(“深咖啡”由“特征”转表“深咖啡色”,这承前于“紫墨色”);(女民兵)长头发剪成短辮。也可能伴随总结一描写性(如“环肥燕瘦,各擅其美”、对比一描写性(如“恨重如山,命薄如絮”)。结构功能与语义功能的关系还明显地体现在结构方面词序、句序的不同导致语义功能的改变上。如俄语中 *Так как в лесу было уже темно, мы решили оставить наши поиски—Мы решили оставить поиски, так как в лесу было уже*

темно。(林中天色已晚,我们停止了搜寻)左句表示的是“原因—结果”语义关系,而句序改变后的右句表达的却是“结果—依据”功能。汉语中“我的事再大都是小事,你的事再小都是大事——你的事再小都是大事,我的事再大都是小事”,左句表示的可以是一种礼貌、客气,而句序颠倒后的右句表示的却可能是一种不满。结构上与这个句子大致相同的句子“我的事再小都是大事,你的事再大都是小事”(表示的是说话人目中无人的狂妄态度)在内部句序颠倒后则有透视域和突显点的不同。“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金无赤足,人无完人”等各自颠倒内部结构关系后,都可能产生不同的意义效果。

2.3 “功能”的整合

值得注意的是,“新功能主义”实际并非全然用功能解释来替代形式解释,而是在处理同一个语言现象时适当并用功能解释与形式解释,这类同于所谓的“混合功能主义”(mixed functionalism)(徐烈炯2002:10),不是那种抛开句法学只讲话语分析的“极端的的功能主义”(extreme functionalism)(出处同上)。言语中的词语同时可以拥有几种功能:情景功能、纯语义功能、称名功能和句法、结构形式功能等。而句子中词的句法功能本身除含有结构性能,也包含语义内容(семантический характер):一个词的句法功能可以在语义上指明由该词表示的情景成素的作用、它在该语句所反映的整体情景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如俄语句子День пошёл на прибыль。(天变长了)与 Вода пошла на прибыль。(水涨高了)中прибыль(增多)的句法功能语义在其情景功能上体现得很充分,而且跟词语 день(天), вода(水)的情景要素功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当然进一步要看这两个句子语义的不同,又不能不考虑它们所处句子独特的结构形式关系(Vf+<на>N4)。这就是语言分析的一种功能整合。俄、英、汉等语言中都普遍存在的首语重复或同语反复句(тавтология/tautology): Служба есть служба(工作归工作); War is war; 商人就是商人;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还有大量的“准同语反复句”(псевдотавтология/analogy of tautology)如“时下的足球是娱乐化了的足球,是足球化了的娱乐”、“商业不能政治化,政治更不能商业化”、“演而优则唱,唱而优则演”等,对它们的理解和分析都不能不考虑语言的整体功能。汉语句子“在鲁迅那个‘人血馒头’的年代里痨病是一种(不治之症的)社会符号。”的解读也如此。同样,要看清句子“张三吃饱了饭”与“张三吃完了饭”的不同,必须要结合结构、功能和情景特性:前句的结果(指发生了变化)指向主体,而后句的结果指向客体。“处在(徘徊在)感情(生活、政治、经济、军事)的十字路口”与“陷入感情(生活、政治、经济、军事)的旋涡”的不同也需同时顾及语言结构因素与情景成分功能特征的相互作用:前句表示的是需要从中做出抉择,而后句表示的则是从中逃脱出来。

2.4 功能的“标记性”

“新功能主义”包含了“标记理论”(markedness notions/теория маркированности)的特质,它所涉及的非对称的对立关系有较为独特的地方。语言功能的“标记性”是指具有以下一些对立关系(отношение оппозиции)的语法形式、语义句法形式的不同功能:1)表义的(значимые)(以客观现实成素为参考,如动物名词的性,可数名词的数)与非表义的(незначимые)(非动物名词的性,不可数名词的数范畴等)。二者间的功能标记特征基于“否定”方面的对立关系(привативная оппозиция)(参见张家骅1992),前者为有标记的(marked)功能特征,后者为无标记的(unmarked)功能特征。2)第一位功能与第二位功能(первичная функция и вторичная функция)。(В. Г. Гак 1988)下面着重讨论这里的第一位功能与第二位功能标记的不对称属性及其相关问题。(未完待续,参考文献见下期)

附注

* 本文是在彭玉海教授指导和参与下写成的。谨致谢忱!

1 E. Никитин (1970: 419)对功能的定义是“属于某一事物的表现方法、能促进或有利于该事物或它所进入的那一系统的存在的一种表现方法”。P. Якобсон 区分出 6 种基本的语言功能: 指称功能(референтная функция), 表情功能(эмо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意动功能(конативная функция), 寒暄功能(фа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 元语言功能(метаязыковая функция)及诗学功能(поэтическая функция)。

2 汉语界戚雨村(1997: 119)曾有这样的看法:“功能主义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更不是一个流派,而只是一股学术思潮。”

3 俄语中 M. Лермонтов 有这样一个与“天使”一词用法有关的句子: Ты не способна лицемерить. Ты слишком ангел для этого。(要做这样虚伪的事,你太天使)。

The Functional Methods of Semantic Researches (I)

HUANG Dong-ji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will recognize and analyze neofunctionalism of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 from four aspects: function purpose use; formational vs. semantic function; function integration and function markedness. It also discusses features of neofunctionalism and compares and contrasts Russian neofunctionalism and Western system functionalism.

Key words: neofunctionalism; purpose use; markedness; system functionalism; cognitive functional syntax

收稿日期: 2009-01-26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编号: 06JJD74008)的成果。

作者简介: 黄东晶(1973-),女,吉林扶余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 俄语语法学、语义学、对比语言学。

[责任编辑: 彭玉海]